

手把青秧插满田

汪志

乘坐火车路过稻田,只见车窗外的水田里有好多农民在插秧,此情此景,不禁让我想起儿时的插秧情景。

我的故乡在长江中下游地区,那里雨水充沛、气候温和,主要农作物是水稻。记忆中,那时家乡田园较多,人均有1.5亩地之多,再加上家家人口多,一般农户至少有10亩地,像我家就有十五六亩地。那时,一年要种三茬水稻,即早稻、中稻和晚稻,全部是人工栽插,费时费力。

将秧苗栽插在广阔的田园里,须经过三道程序:拔秧、挑秧、插秧。育秧苗的种子先播撒在村庄附近的肥沃水田里,以便随时观察秧苗长势,待秧苗育到适宜栽插时,便开始拔秧苗。你需卷起裤腿、光着脚、弯着腰,拔起一把把秧苗,并洗掉根上的泥巴,再用稻草扎起来。大人小孩们齐动手,不一会儿,育秧田里就全是待插的一把把秧苗。

插秧的水田一般离育秧苗的地方有一两公里。为合理利用时间,一般庄户人家都是天刚蒙蒙亮就开始下田拔秧,待吃完早饭后,人们肩挑背驮地将秧苗运到较远的水田里。期间,为保障秧苗供给不断档,一般都有合理分工。

乡间小路弯弯曲曲,雨水又多,道路泥泞,挑秧全靠肩挑,湿漉漉的秧苗有百来斤重,来来回回,遇上下雨天,穿着雨衣,雨水下在秧苗上,越挑越重,一不小心连人带秧摔跤是常有的事。

插秧趣在身腰腿脚呼应配合。腿栽左退右,栽右退左;身重心挪移,身法辗转,动若灵猫,轻若流风。其“规定动作”为:低头、弯腰,左手握把秧,两脚不停后退,右手不停地将少许秧苗插在水田里。插秧是要讲技术的,栽插得太深了,影响后期秧苗生长;太浅了,下雨刮风时秧苗就会浮起,届时还要补插。插秧一般先从左往右,再从右向左,直到这一轮插完,上田埂后又从头再来,如此循环往复……行距以七八棵为宜,且株距、行距要平直,以便后期施肥、除草等田间管理。

我学插秧从上小学开始,那时父母便手把手教我们如何插秧。由于季节不等人,每次拔秧插秧期也就一周左右,此时家家户户都忙着插秧,连雨天都不闲,有些家庭劳动力少、田地多的都要请人帮忙。

其实,帮别人家插秧是个“肥”差事。自己家插秧时粗茶淡饭,别人家就不一样了,好菜招

待,上午10点和下午4点左右还“打尖”,荷包蛋送到田头“伺候”。我们家劳力多,经常帮人家插秧,农户之间也不需要工钱,管顿饭就行了。不容置疑,插秧真是个苦差事,从天刚蒙蒙亮一直栽插到月亮升起来,风吹日晒雨淋,一直低头弯腰,手脚不停,一天插下来腰都直不起来。有时候遇到田里的砖头瓦块或碎玻璃杂物之类的,手指鲜血直流,但只能裹上一层厚厚的布继续插秧,因为农时不等人。

那时我只有十几岁,插秧却特别快,我的青春就是在乡村插秧中度过的。即使后来在外求学,暑假回家时也不时帮家里插秧,长大后到了很遥远的西北工作,就很少插秧了。十几年前的一个初夏,我带着妻儿回南方老家,恰逢插秧季节。妻儿第一次见到插秧,很是好奇,便跳进田里学了起来。妻儿说,插秧虽然辛苦,但光着脚下田插秧的感觉,是一种很美妙的体验。

写到这,忽然想起宋代诗人杨万里的《插秧歌》:田夫抛秧田妇接,小儿拔秧大儿插。笠是兜鍪蓑是甲,雨从头上湿到脚。唤渠朝餐歇半霎,低头折腰只不答。秧根未牢莳未匝,照管鹅儿与雏鸭。

斗目垅的花

许志恒

季春洁白树,我忧冬雪来。只舞不见落,原是樱花开。

前不久,有幸到沟溪乡斗目垅村见二十年未见的战友。那时恰逢斗目垅花开,眼帘之中的是身着连衣裙的美女在拍照。她们仿佛在春风中翩翩起舞,散发出淡淡的浪漫气息。

没等我反应过来,战友说:“老许,你看我们村的风貌怎么样?是否和我在微信中介绍的有差异?是否觉得应该早来?是否觉得一个人来太可惜?一家人在他乡的小山村樱花树下拍照合影会很有意义。”

他一连串的是否,令我不知所措,不知如何回答,只是尴尬又赞许地微微点头。心中也暗暗在想,等吃了午饭自己找个借口独自出来观赏体验再作评论。

酒足饭后,我借到外面和家人视频的理由,一人前去找寻答案。战友的家就在村道边,并不担心我会

迷路,所以也就答应下来。

来到樱花树下,我不禁想起入伍后初恋寄来的那封粉白情书,字里行间充满着思念与爱意。那一朵朵、一瓣瓣就像一个字一句话形成一片林。巧合的是,这片樱花树中间有条小沟,犹如信纸中的分行线,白与绿的衬托让人如误入爱河之中。

微风裹着暖意袭来,两旁的樱花如云似雪,粉白交织的枝桠织就一片梦幻星河。花瓣轻盈如羽,透出纤细脉络,细蕊颤颤间随风飘散,化作一场纷飞的花雨。我漫步其中,鼻尖萦绕着浙江大地樱花特有的淡香,恍若踏入童话世界,顿时消去了一日远行的疲倦。

回战友的答案就不言而喻——全部答“是”。

虽然返乡多日,我也知道那片樱花早已凋谢,可樱花飘落的样子一直浮现在我脑海里。

记忆深处的家

石泽丰

村庄下过雨
那一夜
祖父把焦虑装进烟枪
吧嗒吧嗒地抽着
一个家庭的清贫

接了一木桶
隔了四十年的厚度
雨渗下去的过程
让农具锈蚀得有些沉重

在滴答滴答的日子里
雨从屋顶的稻草间渗下来
黑糊糊的

今夜有雨
野外散板着的禾菀
又开始在我记忆里浮动……

绿色希望

朱欣慰 摄



蛇吞木蛋以后

鲁承禹

今年是乙巳蛇年,人们雅称蛇为“小龙”,以示尊崇。蛇是龙图腾形成的原形,蛇和龟还是长寿的象征。今天就和大家讲个蛇吞木蛋的故事。

传说早年间,柯城九华山脚下有座草房,里面住着一位老奶奶。她养着一只芦花鸡,每天都要下一只蛋,可后来怪事发生了:母鸡下蛋后发出“咯咯咯咯”的叫声,老奶奶前去捡鸡蛋,却连个鸡蛋壳也不见,接连数天皆是如此。老奶奶好不纳闷:究竟是鸡没下蛋呢?还是谁来偷了鸡蛋呢?

于是,当母鸡蹲窝下蛋时,老奶奶就躲在一旁暗中观察。只见母鸡站起身来,尾巴朝下抖了一阵,一只乳白色的蛋便滚落窝中,接着它扑腾着翅膀跳出了窝。老奶奶紧盯那只蛋,想看看是怎么变没了的。

那个鸡窝紧靠墙角,泥墙外便是山麓。不到一分钟,一条酒盅般粗的乌梢蛇就从墙洞外探进头来,张开嘴一口吞下了这只鸡蛋。“好呀,原来是你这个大坏蛋!”老

奶奶也不打它,只绕过门走出墙外,看它往哪里去。但见那蛇来到一棵树跟前,将身子盘缠在树杆上,猛一用劲,那吞在肚子里的蛋“啪”一声破了,鼓囊囊的肚皮立即瘪了下去,随后慢悠悠地进入了山洞……

老奶奶看罢,计上心来。第二天,她用刀、铤把陀螺磨成一个跟鸡蛋一般大小、一样颜色的木鸡蛋,只等母鸡一下蛋后,立即用它去换下那只鸡蛋。再说那乌梢蛇听到母鸡下蛋后的叫声,立即从墙洞外探进头来。也许是习惯成自然,它张开嘴就吞下了这只木蛋,随后又盘缠在树杆上,用劲紧绷。可这次,无论它怎么用劲,鼓鼓的肚子怎么也瘪不下去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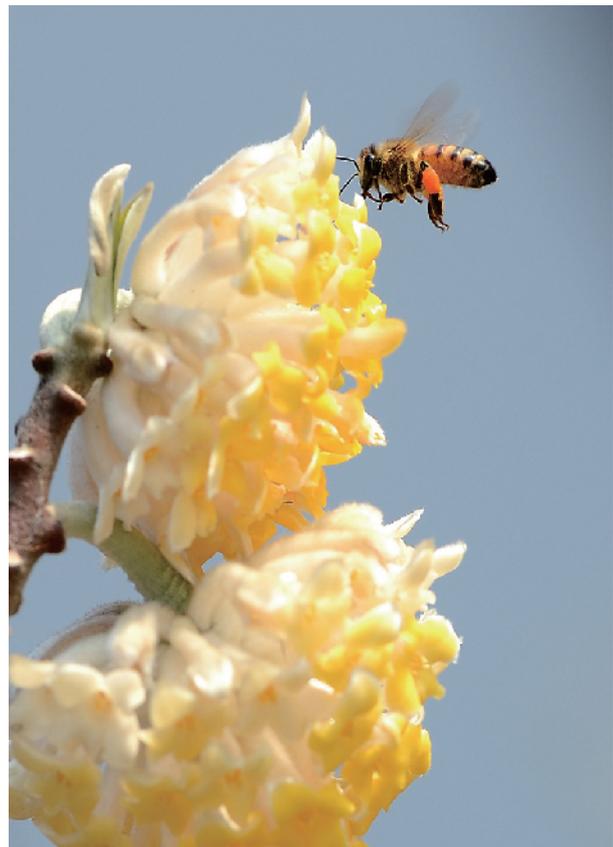
它左旋右转,显出很难堪的样子,随即往山上蜿蜒前进。“哼,这回该要你的命了吧!”老奶奶悄悄尾随着。只见那蛇爬来游去,仿佛在寻找什么,终于在一丛长满青翠小叶子的灌木旁停了下来,昂着头咬食灌木上的青叶子。老奶奶想:这颗木蛋在它肚里呀,不

疼死也要憋死它,看它明天还来不来偷蛋!

第三天,老奶奶断定那蛇不会再来,但好奇心又促使她去看了一眼。不看犹可,一看却傻了眼,只见那条乌梢蛇又来了,照样吞食了鸡蛋。第四天,老奶奶又用木蛋替换了鸡蛋,乌梢蛇照例吞食了木蛋,又去咬灌木叶子。

她想,难道那树叶有化木之功?于是她采了一把回家,尝了尝又苦又涩,可吃下后感觉眼睛有神了,消化能力也增加了。于是,老奶奶就用此叶为村民治病。为了不让人认出这是什么叶,她就将采来的叶子放在锅里烘烤,再揉搓成米粒状保存。每逢有人积食不消或受到瘴气,她就给人家泡了喝。从此,此叶取名为“茶叶”。

后来,茶叶的需求量越来越大,老奶奶就教村民们种植这个灌木,小九华山的农户对老奶奶很是信任,几乎家家户户都在种植,并烘制茶叶,久而久之这个地方就被大家称作“茶铺”。



花团锦簇

李陶 摄



为更及时地发放稿费,若您的稿件被《今日柯城》采用,请扫描左侧二维码申领稿费。